



玫瑰的故事

亦舒

／著

亦舒新经典

她仍然这么美丽，精致尖削的下巴一点不肯变形，眼角的细纹不外是种风情，她是夏天那朵最后的深色的玫瑰，眼看要凋零了，花瓣中却开出深黄的花蕊……

新世界出版社



亦舒新经典

她仍然这么美丽，精致尖削的下巴一点不肯变形，
眼角的细纹不外是种风情，她是夏天那朵最后的深色的玫瑰，
眼看要凋零了，花瓣中却开出深黄的花蕊……

玫瑰的故事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06-484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玫瑰的故事 / 亦舒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5
(亦舒新经典)

ISBN 978-7-80228-339-8

I. 玫... II. 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0564 号

玫瑰的故事

策划：红书坊

作者：亦舒

特约编辑：丁丽艳

责任编辑：吕晖 李林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传真)

网址：<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0mm × 1230mm 32 开

版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228-339-8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长篇小说目录

东野

- 玫瑰的故事
珍珠
曼陀罗
蔷薇泡沫
单身女人
我的前半生
星之碎片
香雪海
两个女人
风信子
喜宝
野孩子
开到荼靡
心之全蚀
她比烟花寂寞
可人儿
胭脂
小火焰
曾经深爱过
雨花
朝花夕拾
我丑
蓝这个颜色
没有月亮的晚上
拍案惊奇
请勿收回
圆舞
小玩意
玉梨魂
绮惑
流金岁月
异乡人
忽尔今夏
叹息桥
莫失莫忘
- 人淡如菊
西岸阳光充沛
有过去的女人
石榴图
譬如朝露
风满楼
满院落花帘不卷
烈火
古老誓约
七姐妹
紫微愿
三个愿望
阿修罗
我们不是天使
一把青云
伤城记
迷迭香
痴情司
连环
弄潮儿
预言
美丽新世界
一千零一妙方
心扉的信
小宇宙
没有季节的都会
寻芳记
天若有情
纵横四海
假梦真泪
银女
寂寞的心俱乐部
如果墙会说话
这双手虽然小
天上所有的星
- 要多美丽·就多美丽
幽灵吉卜赛
印度墨
蝉
艳阳天
只有眼睛最真
小人儿
明年给你送花来
一点旧一点新
悄悄的一线光
吃南瓜的人
花常好月常圆人长久
小紫荆
同门
这样的爱拖一天是错一天
嘘——
她的二三事
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
邻居太太的情人
紫色平原
我情愿跳舞
电光幻影
蓉岛之春
特首小姐你早
葡萄成熟的时候
剪刀替针做媒人
乒乓
恨煞
李生
漫长迂回的路
爱情只是古老传说
迷藏
灵心
大君
众里寻他

第一部

玫

瑰







我的名字叫黄振华。

玫瑰是我的妹妹，黄玫瑰。她比我小十五岁，我再也没见过比玫瑰更像一朵玫瑰的女孩子。

她是我惟一的妹妹，母亲在三十八岁那年生下她，父亲当时的生意蒸蒸日上，一切条件注定玫瑰是要被宠坏的。

玫瑰三岁大的时候，已是一个小小的美人胚子，连母亲也讶异不已，因为一家人都不过中人之姿，这样的水婴儿实在是意外之喜。

玫瑰不但长得好看，而且能说会道，讨人喜欢。考幼儿园的时候，无往不利，老师摸着她漆黑乌亮的头发，怜爱地说：“这个小小的黄玫瑰，将来是要当香港小姐的。”

她的生活毫无挫折。

后来，当然，她长大了，漂亮与不漂亮的孩子，同样是要长大的。

玫瑰出落得如此美丽，蔷薇色的皮肤，圆眼睛，左边脸颊上一颗蓝痣，长腿，结实的胸脯，并且非常的活泼开朗。男孩子开始追求她的那年，我



已读完建筑系，得到父亲的资助，与同学周士辉合作，开设公司。周年少老成，他的世界明净愉快，人长得端正高尚。他对诗篇图画、鸟语花香，完全不感兴趣。生活方面，他注重汽车洋房，当然还有公司的账簿。他是典型的香港有为青年，你不能说他庸俗，因他是大学生，谈吐高雅，但也不能将他归入有学问类，因除去建筑外，他对外界一无所知，他会以为鲍蒂昔里是一种新出的名牌鳄鱼皮鞋。但我喜欢周士辉，他的优点非常多，和藹可亲是他的首本好戏。他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却把她收得非常严密，轻易不让我们见面。

他的理由：“尤其是你，振华，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等我娶了她，才让她见你。情场如战场，你的条件太好，我不能放心。”

我顿时啼笑皆非。这便是周士辉，我的生意拍档。

母亲对我是满意的。

她说：“士辉这孩子有生意头脑，能补足你的短处，将来生意做大了，难免有意见分歧这种事，你要忍让点。”

我唯唯诺诺。

母亲最近这一两年脾气很古怪，父亲叮嘱我们对她忍让一点，她正值更年期。

“听说士辉快要结婚了。”

“是。”

“你呢？”母亲问。

我抓抓头皮，“没对象。”

母亲说：“打烂了电话全是找玫瑰的。玫瑰最近很不像话，一天到晚就懂得往外跑，出了事就来不及了。”她不悦，“你是她大哥，她一向听你的话，总该说说她。”

我陪笑，“妈，现在的孩子，没什么好说的，他们都很有主张。”

“是我自寻烦恼，”她发起牢骚，“四十岁还生孩子，现在女儿不像女儿，孙儿不像孙儿。”

我连忙说道：“玫瑰的功课，还是一等的。”

母亲也禁不住微笑，“也不知她搞什么鬼，都说圣德兰西是间名校，功课深得厉害，但是从小学一年级起，也没有看见过她翻课本，年年临大考时才开夜车，却又年年考第一，我看这学校也没什么道理。”

电话铃响了。

妈妈说：“你去听罢，又是找玫瑰的。”她没好气地站起来，到书房去了。

我接电话，那边是个小男生，怯怯地问：“玫瑰在吗？”

我和颜悦色地说：“玫瑰还没放学呢，你哪一位，叫她打给你好不好？”

他非常地受宠若惊，“不不，我稍迟再找她好了。”

我忍不住问：“你找她干什么？向她借功课？”

“不，我想约她看电影。”他说。

“好，”我说，“再见。”我放下电话。

玫瑰尚不过是黄毛丫头，难道这些男孩子，全是为了一亲芳泽？我纳闷地想。

电话铃又响起来，我刚想听，老佣人阿芳含着笑出来说：“少爷，让我来。”

我诧异，又是找玫瑰。

阿芳说：“小姐还没回来，我不清楚。”

我问阿芳：“这种电话很多？”

阿芳叹口气，“少爷，你不常在家不知道，这种电话从早响到晚，全是找小姐的，烦死人。”



我说：“有这种事？”

“是呀，太太说根本不用听，又说要换号码以求太平。”

“你去说说小姐呀，”我笑，“是你带大的。”

阿芳说：“你少贫嘴，小妹都那么多人追，你呢？什么时候娶媳妇？”

这一句话把我赶进书房里。

才写了三个字，玫瑰回来了，她一脚踢开书房门，大声嚷：“大哥，大哥！”

我不敢回头，我说：“玫瑰，你那可怜的大哥要赶工作，别吵，好不好？”

“大哥！”她把头探过来。

我看到她那样子，忍不住恐怖地惨叫一声：“玫瑰，你把你的头发怎么了？”

玫瑰本来齐腰的直发，现在卷得纠缠不清，野人似地散开来。

她若无其事地说：“我烫了头发。”一边嚼口香糖。

“你发了神经，”我说，“等老妈见了你那个头，你就知道了。”

“她什么都反对，”玫瑰说，“我哪理她那么多。”她脚底一滑，溜到沙发旁坐下。

我责问她：“你的正常鞋子呢？滚轴溜冰鞋怎么可以在室内穿？”

“大哥，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应该，你太痛苦了。”她不屑地说。

“我有你这样的妹妹，痛苦是可以预期的。”我说，“有什么快说，好让我静心工作。”

“借钱给我，”她低声说，“三百。”像个小黑社会。

我摸出钞票，还没交到她手中，母亲已经推门进来，“振华，再不准给她钱！”

玫瑰手快，已经把钞票放进口袋里。

母亲大发雷霆，“玫瑰，你试解释一下你的行为，现在还是二八天，你穿个短裤短成这样，简直看得到屁股，是什么意思？一把好好的直发弄成疯子似的，又是什么意思？”

玫瑰一张脸顿时阴暗下来，低着头，不响，双腿晃来晃去。

母亲益发怒向胆边生，“把溜冰鞋脱下来！”我陪笑，“她已经住在这双溜冰鞋里了，怎么脱得下来？”

我笑笑道：“妈，现在流行这种打扮，孩子们自然跟潮流走，你动气也没有用。”

“怎么会生你这种女儿！”母亲骂道，“一点教养都没有，尽丢人。”

我推母亲出书房，“好了好了，你老也别动气，一会儿血压高了，反而不妙，去休息休息。”

母亲总算离开书房。

玫瑰吁一口气，“老妈真是！”她嬉皮笑脸。

“你别怪她，”我说，“她跟你有两个代沟，也难怪她看你不入眼。”

“她一直不喜欢我。”玫瑰说。

“不会的，你顺着她一点，就没事了。”

玫瑰在我书房里溜来溜去，把地板折磨得“咯咯”响，然后抱紧我的脖子，感激地说：“大哥，你对我最好。”

我拉拉她一肩轰轰烈烈的卷发，“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像吉普赛野女郎。”

她笑了。

有时候我也觉得老妈对玫瑰过分了一点。玫瑰还是个孩子，不应待她太严，净责骂不生效，有空得循循善诱，没空就放她一马，小孩子只要功课好，没大不了的事。

第二天回到写字楼，士辉鬼鬼祟祟地跟我说：“振华，我决定结婚了。”



我笑说道：“好家伙！”

“看！这戒指。”他打开一只丝绒盒子，递到我面前，问道，“如何？”

我看了一眼，“大手笔，有没有一克拉？”

“一克拉十五分。”他说道，“请你任伴郎。”

“我答应你。”

“借你老爹那部四五〇来用。”士辉说。

“不在话下。”我笑，“现在可以公开你的新娘了吧？”

“今天一起吃午饭。”他说。

我终于见到了士辉的终身伴侣，那女孩子叫芝芝，姓关，一个好女孩子。说她像白开水呢，她倒有英国小大学的学士文凭，可是谁也不能说她有味道，她还没有定型，外在与内在都非常普通。

她很适合周士辉。

隔了数日士辉又约我去参观他的新居，现场有好几位女家的亲戚，纷纷对我表示极大的兴趣，我立刻明白了。

钓到士辉这个金龟婿，太太们马上打蛇随棍上，乘胜追击，名单上早有黄振华三个字。我很礼貌地应付着她们。士辉的新房颜色太杂，家具太挤，配搭甚俗，但不知怎地，偏偏有一种喜气洋洋的幸福感，使我觉得寂寞。

关芝芝在狭小的客厅里笑着跑来跑去招呼客人，居然有种娴淑逼人的味道，我马上在心中盘问自己：黄振华，你也可以过这种美满的生活，何必再坚持下去？

周士辉把我拉在一旁，“怎么样？这里的几位小姐，喜不喜欢？”

我只是微笑。

“你在等什么？”士辉诧异地问，“香港并没有下凡的仙子，婚后好努力向事业发展，女人都是一样的，感情可以培养。”

我摇摇头，“不，士辉，不是这样的。”

他叹口气，“我不明白你。”

我说：“你以为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我的看法不一样，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幸福，而婚姻的支柱必须是爱情。”

士辉冷笑，“振华，你比我想像中更年轻、天真，祝你幸运。”

我不以为忤，又笑了一笑。

把士辉的帖子带到家中，我就知道母亲要说些什么话。

果然——

“士辉多本事，恐怕人家儿孙满堂的时候，你还是孤家寡人。”

“你与他是同学，差成天同地。”

“你有没有想过，将来做王老五的时候冷清清？父母迟早要离开你，到时连吃顿正经饭也办不到。”

玫瑰挤眉弄眼，偷偷跟我说：“现在连你也骂。”

老爸替我解围，“你怕振华娶不到人？我倒挺放心，现在外头女孩子虚荣的多，嫁他未必是嫁他的人，也许只是为了建筑师的头衔，他不能不小心点。”

玫瑰跟我说：“大哥，我一会儿有话跟你说。”

她把我拉到露台。

“说呀，又是三百元？”我没好气。

“不，老妈在电话上装了开关，我不在的时候根本接不通电话，你帮帮忙。”

“帮不上。”

“大哥，你一向对我最好。”她恳求。

我瞪着她，只好笑。

“替我申请个电话装在房里好不好？求求你。”



“你的交际真那么繁忙？”我问。

她吐吐舌头。

“你才十五岁呢。”我说。

“快十六了。”她说，“帮帮忙，大哥。”

“好，”我不忍心，“答应你。”

“大哥——”她眨眨眼，眼圈鼻子红起来。

“得了得了，你平时乖点，就算报答大哥了。”

我拍着她肩膀，“我明天就叫女秘书替你办得妥妥当当，让电话公司趁老妈不在家的时候来安装，这样好了吧？”

“就你对我好。”玫瑰肯定地说。

士辉在教堂举行婚礼，我任伴郎。

仪式完成之后，天下起毛毛雨来，我约好玫瑰陪她打网球，因此要赶回家接她。

去取车的时候，士辉故意托我做司机，送几个女宾回府，我只好答应下来。

女孩子们花枝招展地笑着上车，剩下一个穿白衣白裙的女郎，她的一双凉鞋吸引了我，细细的带子缚在足踝上，足面上一只白色的蝴蝶。

她在犹豫。

我礼貌地说道：“还挤得下，小姐，请上车。”

她展颜一笑，大方地坐在后座。

路上众人不断地叽叽喳喳，独那个白衣女郎非常沉默。

我从倒后镜里偷看她的脸，无巧不成书，与玫瑰一样，她脸上也有一颗蓝痣，在左眼角，仿佛一颗眼泪，随车子的震荡微微摇晃，像随时会落下面颊。

我心折了。

我喜欢她独有的气质，也喜欢那颗痣。

于是，我故意兜着路走，把所有的女孩子赶下车，最后才送她。

她住在一座旧房子的三楼。

我停了车，送她到门口。

我忽然忘了与小妹的约会，身不由己地微笑，问：“你不请我上去喝茶？”

她抿起嘴唇笑，她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黄振华，你呢？”

“苏更生。”她说。

“你是男方的亲戚？”我说。

“我是新娘姐姐的校友。”苏更生说。

“啊，”我说，“难怪没见过你。”

她微笑。

“至少把电话告诉我。”我说。

她说出一个号码，我立刻写下来。

眼看她要上楼，我追上去，对自己的厚脸皮十分惊异，我说：“下午我与妹妹打球，你要不要参加？”

她一怔，“我也约了朋友在维园。”

“那么好，我来接你。”我不放松一点点。

“不用了，在维园见好了。”她说，“再见。”

“再见。”我看着她上楼。

我心不在焉地到家，玫瑰嘟高了嘴在等我。

她说我：“逾时不到，场地可要让给别人的。”

我不与她争辩。

一边打球一边盯着看人到了没有，连输三局。然后我看见了她的。



她仍然穿白，冒着微雨与朋友们坐在棚下。

我扔下球拍走过去，玫瑰穷叫：“喂！喂！”

我着魔似地去坐在她身边，她向我微笑。

玫瑰追着我骂，她看见玫瑰，忽然失声问：“这是你朋友！”

“不，”我答，“我的小妹。”

她低嚷：“哎呀，世界上原来真有美女这回事。”

我诧异，“什么？”

“你妹妹是我一生中见过最好看的女性。”她轻声说。

“有这种事？”我笑，“那么你见过的漂亮女人真有限。她不过是长得略为娇俏而已，是个宠坏的烂苹果。”

玫瑰披着一头蓬松的卷发，撑着腰，瞪着我问道：“大哥，你还玩不玩？”

我坦白说：“不玩了。”

玫瑰看到我身边的苏，顿时明白，她笑起来，“这位姐姐——”

“叫苏小姐。”我连忙说。

“不，叫我苏得了，朋友都那么叫。”苏和颜悦色地说。

“你好。”玫瑰眨眨眼。

她故意过来，挤在我俩中间坐。

这时候雨下得大了，我闻到草地在雨中特有的气息。身边有我喜欢的女郎，我觉得再幸福不过，只希望那一刹那不要过去。

那夜我跟小妹说：“像火花一样地迸发，我知道我找到了她。”

“你还不认识她。”玫瑰说。

“我已经认识她一辈子了，只是等到今天才碰到她而已。”

“说得多玄，听都听不明白。”

“你自然是不明白的。”我说。

“但我喜欢她，我有种感觉，她会像你一样地对我好。”玫瑰说。

夏天来了，我与苏成为好朋友，我们一起为玫瑰庆祝她十六岁的生日。

苏与我约好在写字楼见。

士辉批评我的女友，“真奇怪你会喜欢她，自然，苏非常端正高雅，但不见得独一无二，她待人永远淡淡的，就像她的衣饰。”

我说：“她是一个有灵魂的女子。”

士辉没好气，“大家都是几十岁的人，就你一个人踩在云里，像个无聊的诗人。”

“诗人并不无聊，士辉，不要批评你不懂得的事。”

“我是文盲，好了没有？”

我笑，“你就是爱歪缠。”

他叹口气，“振华，我们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

我问：“不是一直说好久没见过我小妹妹吗？要不要一起吃饭？”

“芝芝怀了孩子，我要多陪她，对不起了。”他说。

“恭喜恭喜。”我说，“你又升级了。”

他很高兴，“生个儿子，对父母也有交代。”

我看着他摇摇头。这个周士辉的思想越来越往回走，也许他是的，社会上非有他这种栋梁不可。

见到了苏，很自然地说起周士辉那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概念。

苏温和地微笑，不表示意见，事实上她是个极其反对生命的人，与我一样，深觉生活中苦恼多，快乐少。

然后玫瑰来了。

她那身打扮，看了简直会眼睛痛——深紫与墨绿大花裙子，玫瑰红上衣，一件鹅黄小外套。

我忙不迭摇头表示抗拒，玫瑰耸着小鼻子坐下，拨拨左耳的独只蛇型